

艾尚书尊师

艾勇

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《荀子》中说：“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傅。由此可见尊师重道的重要性。对于个人而言，尊师重道是一个人在求学道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；而一个人在学有所成，并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后，依然还能像求学时尊师重道，则是不失感恩的初心。清朝初期，孙耿街的艾元微在顺治三年考中进士后，累官至刑部尚书，作为一品大员、朝中重臣，能够不忘几十年前的乡老老师，经常问候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艾尚书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非常动乱的年代度过的，大明朝的昏庸腐朽，农民军的不断骚扰，清军的掠夺，以及各种天灾不停地肆虐着这块贫瘠的土地，能活命已属不易，何敢奢望读书，而艾尚书却从小酷爱读书，且生而敏慧，过目不忘；艾氏自明朝永乐五年初迁，到艾尚书这一代已是第十世，经过近三百年的苦心经营，艾氏家族在当地已颇具名望，艾尚书的祖父、父亲、叔父都是饱学之士，父亲艾文蔚还是明末山东文学团体“山左大社”的重要成员。在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教导下，年幼的艾元微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。艾元微的三叔艾文蔚与张稷若先生是同窗好友，崇祯四年，经艾文蔚引见，父亲艾文蔚与张稷若订交成为好友，艾文蔚对张稷若的学识甚为赞赏，于是让八岁的艾元微和五岁的艾元衡（元微之弟）拜张稷若为师，跟其读书。张稷若长艾元微十五岁，选志好学，笃守程朱之说，不仅是学问家，也是思想家，艾元微跟随张稷若长达近十年之久，情同父子，不但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，还加强了对理论思维的学习。张稷若慧眼识珠，认为能继承自己衣钵者唯有艾元微，艾元微也不负所望，成为老师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，在顺治二年考中举人，顺治三年考中进士。据传，当时艾元微跟随张稷若在曲堤同韶台的高庵书院读书，还衍生出许多神话传说，为坊间所津津乐道，流传至今。为了加强学习，拓展视野，艾元微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，走出了乡村，来到省城济南，在大明湖畔购买了一块地，筑茅庐三间，作为读书之所，便于求师问道；后又拜济南名士怀晋为师，向其学习《易经》；怀晋先生字雨明，祖籍齐河怀家庄，五世迁居济南历城，是明末济南地区著名学者，易理学家，一代大儒，对《易经》很有研究，著有《周易训蒙辑要》、《四书易解》、《阴符经注》等书，怀先生虽然学富五车，但不慕名利，不热衷仕途，恪守儒道；艾元微跟随其学习大约有五年的时间，得其



真传，后来著成《易经会通》一书；崇祯十七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帝自缢身亡，怀晋在文庙听到这骇人的消息，既悲痛又震惊，感于天时而事之变，便烧掉儒冠青衿，隐居到南山麓村。艾元微还与叶承宗、郝焜、郝焜等人保持良好的师徒关系，叶承宗是历城人，是当时济南地区的文坛领袖，顺治三年与艾元微同榜考中进士，与怀晋、郝焜、郝焜也是很好的朋友；郝焜、郝焜兄弟是齐河西孙歌人，都以诗闻名，郝焜是崇祯十年的进士，郝、艾两族累世通婚，当时就有“孙歌的艾，孙歌的郝”之说，郝焜去世后，艾元微为其撰写了墓志铭，收录在《齐河县志》中。

顺治三年，步入仕途的艾元微，由翰林院侍读升至东阁学士，后转为吏部、户部侍郎，升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，官居一品，然时时不忘师恩，每当回乡探亲，都要到南山拜望老师，看到老师生活困顿，便出巨资救济；为

解后顾之忧，后来介绍老师到直隶总督王登联家任教，王登联是在平人，家眷居济南。在南山麓村怀晋墓前有一块康熙二十八年树立的石碑，碑文中记载：“……晋竟绝口不言仕进，授徒终身，至于司寇艾公元微、通政王公盛唐皆其门人也……”。王献唐即直隶总督王登联之子。《历城县志》“怀晋传”中记载：“……设教几十年，门下士如济阳艾元微、王盛唐，贵后过里门，必来谒，晋遇之如受业时……”。艾元微对张稷若先生亦是念念不忘，每次家人回乡，总是给老师捎回礼物并书信问候，还多次举荐老师入太学或出任，皆因张稷若先生与清军有杀父之仇，不愿出任作吏。顺治十年，艾元微请老师都游览，这是张稷若一生中唯一一次出省远游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杜翰三告御状的故事，杜翰三是杜家水口（今梁石街）人，明末秀才，在艾尚书年幼时，曾在其家教过几天私塾，为人慷慨，怀有奇才；顺治十五年，山东遭受百年难遇的旱灾，饿殍遍野，惨不忍睹，各县郡士绅纷纷联名恳求巡抚代为上奏，请求宽免赋税，当时的山东巡抚名叫耿焯，非但不代为上奏，还下令必须按时缴纳，一时激起民愤，杜翰三便和十余人到北京告御状；话说这耿焯，是一个久历官场的投机分子，他本是明朝官员，在湖广一带为官，顺治二年，英亲王阿济格攻克湖广诸县郡，耿焯便献城投降，后令他随兵金声桓收江西，委署布政使，寻署巡抚，不长时间因事免职，顺治三年，在金声桓的举荐下，任两广巡抚，顺治四年改任顺天巡抚，顺治五年升山西总督，随即因事革职；顺治六年又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，深谙官场之道的耿焯在顺治十年，竟获得“大计卓异”的殊荣，于是在顺治十一年，又升任山东巡抚；这个特别会演戏，特别能钻营的耿焯，在山东任上不但庇虎纵恶，溺职欺君，还贪赃白银六千余量，隐匿废置地亩九百余顷；其心腹济南知府贾一奇贪赃六百零两，济南同知杨桂英贪赃一千五百有奇。耿焯听说杜翰三一人去了北京告御状，连忙派快马到北京告知同党，杜翰三他们刚到京城，还没找到喊冤的地方，便被关进狱中；有一老狱卒得知杜翰三来京的原因，对其义举深表佩服，问他在京城是否有熟人，愿意代为传信伸冤；杜翰三沉吟再三说：“我早年曾教过一名学生，名叫艾元微，在京做官，不知他是否还记的我，更不知道他方官的监督，所以只能隐忍，等待时机；顺治十五年正月，艾元微服阙补原官，二月迁升侍讲学士，虽然天天陪伴顺治帝读书，却依然没有参政之权，不能越俎奏事；万般无奈，便把耿焯凌辱受虐、鱼肉百姓的事情告诉湖广道监察御史冯班，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，于是冯班便狠揍了耿焯一本。顺治帝闻奏，甚怒，派人严查。翌日，顺治帝看到艾元微，知道他是山东济南人，便问其是否知道耿焯凌辱受虐的事情，艾元微连忙把所见所闻以及老老师告御状蒙冤入狱的事奏明顺治，顺治帝当即表示，若所奏属实，定斩不饶，对杜翰三的义举深表赞许，并对艾元微说，有其师必有其生；杜翰三终于洗冤出狱，艾元微馈与盘缠，并雇车将老师送回济阳。后经查实，耿焯凌辱受虐确有其事，顺治下令将其革职立斩，家产籍没入官。这件事被后人记入《济阳县志》。

先祖元微尊师的故事流传已久，他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，尊师重道已成为艾氏家族的优良家风，代代相传。作者单位：济南火车站



远去的梆声 (小说)

张加增

夏日的夜晚，月儿还没下去，蚊虫们闹腾的正欢，高官庄的几只黑的白的狗儿偶尔吠过一声两声，便躲进门洞里喘粗气。

此时，六叔和六婶正在老宅的南屋里磨豆腐。那些泡的鼓鼓的黄豆从磨眼里缓缓地漏下，尔后变成洁白的豆浆。于是，一种新鲜的豆香气便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
“吱吱吱”电动的石磨声均匀地响着，宛如一曲轻音乐，又如一首催眠曲，令老两口十分陶醉……偶尔，六婶会用木棍拨动一下那些豆子，六叔则把豆浆一勺勺舀进大缸中。屋中几只昏黄的灯泡发出些暗淡的光线，那台老式的电风扇慢慢转着，全无一丝凉风。尽管二人身上全被汗水浸泡着，但他们全然不觉得热，亦不觉得累。

这个夜晚，他们是在做最后一次豆腐。从此便会停歇了这门从祖上接过的做了几十年的手艺，到儿女们所在的城里去住了。这两天，他们高官庄连同周围的十几个村子在县里棚改旧改中就要被拆迁了。几年后这里就会楼房林立，变成一个漂亮的大型的新城新区了。

新鲜、激动、难舍、难离。几天来，老姐妹到一起，都忍不住擦眼抹泪的。“真的要拆吗？住了几辈子的老屋。”

“打从嫁到高官来，生儿育女、忙日子，俺就没动弹过。一听要走，心里真是没着落落的。”“往后有个大事小情的，有个想不开不顺的话儿，姐妹们还能在一块唠唠吗？”

……

而六叔他们凑在一起，则老声老气地发表着议论。“早拆比晚拆好，总不能老是家里地里、房前屋后的打转悠。看人家城里人过的，那水那电那汽，又方便又干净，上下梯一摞电梯就行，想想都眼红。”

“这回是政府领着咱往好处奔，家家都受益的事儿，咱可不能犯糊涂，说搬就麻利点，快搬！”

“老闷头，想开点，几年后咱爷们又到一块了，难过啥呢。”

……

白日里，他们看到，大部分高官庄的人们，纷纷携儿带女、扶老携幼的，带了他们所能拿能用的东西，乘了大大小小的车子，陆陆续续恋恋不舍地搬到别处去了。村子一下子空出一大半，空气中分明添了一些寂静。那些好唱好叫的鸟儿、蝉们似乎感到了这村子的变化，破例地也不再弄出过大的声响……那些熟悉的叫声嗡嗡声

似乎已经消失，只有那热热的气浪还在到处流动着。

六叔六婶他们是因为牵挂着做豆腐的那些家什们，难舍做豆腐这门手艺，才多待了一天。一是他们趁着这次搬迁，响应儿女们提出了无数遍“别再受累，别再做豆腐”的要求，忍痛再做最后一次豆腐，是一次纪念亦是一次为了忘却的纪念。二是给这些老物件老伙计们找一个归宿，留下个念想。这一天的早些时候，他们已经给县里博物馆打过了电话，表示了捐赠石磨、梆子等物品，请贵馆保存的意思。人家也已答应，说好了明天来车拉走。

夏日绵绵，思绪翩翩。在这告别老宅的最后一夜里，他们怀了一种复杂的心情，一边磨着豆子，一边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……

说来也怪，村子名谓高，却没有出过什么大官，文人们曾查过许多的志书，只查出光绪年间该村出过一名邮丞，只当现在的副科级。倒是高官的豆腐在黄河两岸是早就出了名的。传说早年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时，路过此地，吃过高官的豆腐。或许是这天子当时正饿的难受，吃么么香；可真事上他确实吃了天下数一数二的豆腐，所以他赞不绝口。那豆腐洁白清香，松软可口，可煎可炸可炒可炖，可切成师傅的细丝，可削成纸样的薄片，可随了厨师的手艺加工成多种的美食。那种劲道、那种韧劲、那种爽口是其他豆腐无法比拟的。待到这位皇帝再次南巡时，还专门绕道再次来高官品尝豆腐，再次大饱了口福。

一辈辈下来，高官豆腐传到六叔手里，可谓是技艺超凡，空前绝后。六叔敦厚实在，视豆腐如生命，制作豆腐从不含糊。讲究一切都要最好的。豆子是当年产的最诚实最饱满的，水要最好的，这是关键所在，六叔用水是从村东河边上那深深的砖井中挑来的，那井水甘甜清冽，都是许多年前一代经学大师高庵先生在此教书时打下的。先生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这井通着黄河故道，正好接在黄河下面的泉眼上，自然水好；石磨要最好的，即那种石料不粗不细，不刚不柔、中性的，纹路均匀的，且细出的石槽规范整齐的，磨出的豆浆才均匀；当然，还有那煮浆的压浆的一应技术都刻意做到最好。试想，靠着这些手段做出的豆腐，能不高级能不成美食吗？

六叔自二十岁上嫁给六叔，二人相濡以沫、恩爱相伴。四十多年来，除了村东那点和鸡羊狗兔们，从没离开过豆腐坊。

先前，还没有电磨时，二人辛辛苦苦抱着棍子磨豆子。常常是从清晨推到最后，从傍晚推到深夜。磨道圆圆，

总没有尽头，困极了便睡着推，机械地一圈一圈走着……孩子小时闹着不睡，他们便背着孩子推，一圈一圈，推过了大儿，推小儿，推大了儿子推女儿。日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沿了磨道不知走了几千里几万里。

那时，他们起早贪黑，一天一夜能做四个大豆腐，每一个清晨，六叔都会准时的推着豆腐沿村去卖。“梆！梆！梆！”清脆的梆声很快传遍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无论是酷暑严冬，雨里雪中，这梆声宛如板时的钟声，唤醒了沉睡的村庄，唤醒了多少兄弟姐妹。于是，在一阵阵欢快的买卖声中，那一块块香香的豆腐走进了家家户户，成为了高官人老少皆宜的美食。

乡路弯弯，晨出暮归。六叔那梆声渐渐成为高官村的一种音乐，一种景致。有梆声在，小村便如乐合奏般显得和谐、流畅、欢快，充满着北方农村特有的散淡、舒缓、自由自在的迷人格调。间或，六叔因重大事停歇了一回两回这梆声，人们便感到失落，感到不自在，仿佛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，露出了异样的神色。因为习惯，因为亲切，六叔的梆声已经深深融入高官，成为乡亲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……

靠着这份做豆腐的手艺，他们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并供他们都上了大学，进而而在城里有了工作。待到儿女们都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时，六叔六婶已经有些腿脚不便，身子也明显的有些弯曲了，两鬓上也已生满了白发。然后后来用上电磨，减少了一些劳动强度，但是从选豆子到制成豆腐，依然是一道又一道工序，依然是忙忙碌碌的。儿女们心疼他们，一次又一次劝着，要他们放下这份手艺，告别这一种劳动，搬到城里去住。但六叔他们却强调着身子骨还硬朗，闲下来会憋坏了身子。实则他们是恋着老屋，恋着手艺，不肯进城。无奈，儿女们加倍的给他们留下了钱，带来吃的穿的用的一应生活用品，并达成一种协议，每天就做一个豆腐，不为生计，权当活动筋骨，锻炼身体，就这样，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这份手艺，还能继续磨豆腐、做豆腐，还能于每个清晨敲响那好听的梆子，这已经足够了。乡下人盼的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，子女们快快乐乐的，自己有个好身子骨，而且还有份手艺，不时时的为大伙做几个豆腐吃，这就很好了。六叔六婶想这些时，心里脸上都露出了快乐的神色。

而最令老人们快乐的是，每年的春节时候，老女们都携儿带女十几口

子浩浩荡荡回来陪他们过年。那时，六叔六婶本能地施展开手艺，不仅提前冻好豆腐、炸好豆腐泡、豆腐丸子，还特意做出那好吃的豆干，什么五香的、三鲜的、酸辣的，加上儿女们带来的山珍海味，一家人围着美美地吃着、说着，欢声笑语直飞小院。但是，待过了春节，孩子们都回城里上班上学时，六叔六婶便满含了热泪，抱抱这个、亲亲那个，除了装上那些豆制品，还把地里产的地瓜花生啥的装了又装。直到把众人送到村头再也不想看到影子，才蹒跚地回到家中，双双等待下一次团聚的日子。

磨道长长，往事如烟，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突然到来的变革，使他们一下子意识到，这熟悉的村庄就要消失了。他们的小院、他们的磨房、他们老宅中的一切一切也要别他们而去了。尤其那令他们骄傲令他们醉心的豆腐手艺眼看着就要失传了，这实在是一件憾事。村庄消失了，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，它会变成梦想中的样子。那么祖传的手艺呢？在六叔六婶看来，既然这个社会在不断变化不断进步，老辈子留下来的遗产也一定会以另一种更进步的形式继承下去的。既然自己的晚辈们没人接这门手艺，那么社会上只要有人学，他们一定不遗余力，毫无保留地传授这手艺的。如果有人出来开发这豆腐项目，上个大型豆腐生产线的，他们更是愿意提供技术支持的……二人磨着想着，窗外已传来雄鸡的啼鸣声。

下半夜时，豆浆磨好了。六叔煮好浆子点好卤水，盛进木盒中压好。尔后与老伴擦洗过了，初一壶茉莉花茶慢慢喝着。

“要不，你去睡一会儿。”六叔劝她。

“睡不着啊，守着这一夜来吧，怪难得的。”六婶叫了。

窗外，鸡已叫过三遍了，天上的月儿下去了，林中的鸟儿渐渐醒来发出些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壶中的茶水也已经喝的淡了。又过了一会，他们的豆腐压好了。于是，在清晨的那个固定的时间，六叔又敲起了他的梆子，他敲的很慢并敲的很重。梆！梆！梆！那声音格外的清脆格外的辽远……

闻声而来的那些还没搬走的乡亲们全然忘记了买豆腐，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梆子在一下一下移动。众人仿佛忘记住些什么想些什么，但却一句话都没有。人们陪了六叔，听了那梆声，默默地呆在村子里走着，从村西走到村东又从路北走到路南。待周游过整个村子返回家时，六叔的眼中湿润了，他一边轻声地说着“谢谢！”一边将那些豆腐一块块送给了乡亲们。

六叔这里仔细地用清水将那盘石磨和那些家什们清洗干净，尔后用一大块塑料布儿将这堆东西包好，等待博物馆的人来将它们运走。

太阳升起来时，那些拆迁的工人带着机器带着车子赶来了。接着，那些老房子一座座轰然倒塌了。拆时由于用水喷着，全然没有灰尘扬起，这是挺让人佩服的地方。六叔的北屋和南屋也已拆掉了，只剩下那盖了塑料布的一堆东西还在等待着。下午，县博物馆的车来了，小型的吊车将那笨重的石磨、电机稳稳地放进车厢中，将那些缸、锅、桶、梆子、盒子等一应有关豆腐的物品全部装进车内。博物馆长给了六叔一份收藏的证书，一边谢好着，一边将车子开出了村外。

傍晚时分，两个儿子的车子开来了。到家门时，车上走下来小孙子肉肉和小孙女媛媛，他们稚气地兴奋地喊着“爷爷，奶奶进城了！奶奶爷爷快走啊！”

于是，这最后离开高官的一对老人，开启了他们远离故土的一刻。当车子驶出村子时，六叔透过车窗向后望去，高官庄已经成为一片平地，地上也已覆了一层绿色的纱网。在落日的余辉里，故乡中显出的那些苍苍茫茫，那些无声无息，带给人无限的遐想……作者系县文联退休干部

Advertisement for Jiyang Oral Hospital. Title: 举国同庆花好月圆 济阳口腔医院邀您“品饼赏月”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a health check-up event on October 1st, 2017, with services like dental cleaning, X-rays, and a complimentary gift.

Advertisement for Jiyang Red Cross Hospital. Title: 为了您和其他人的健康 请您速来办理健康证. Promotes health certificate services, including dental and medical check-ups, and provide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hospital.